

陈泽远电影电视文学剧本选集



# 子 古 佳 话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集收有五部作品，四部为历史题材，一部为现代题材。在取材于古代历史题材的《李冰》、《卓文君》和《皇权与爱情》中，作者以独特的见解、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凝炼的文学语言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的壮丽情景，歌颂了西汉时期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真挚爱情，揭示了明末清初张献忠在四川称大西皇帝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壮历程。现代革命历史题材《历史的选择》赞扬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西康四川军政首领刘文辉、邓锡侯率部起义走向人民阵营的义举。现代题材《钱皇后的酸、甜、苦、辣》生动地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年代一群戏曲艺人的不同心态。

集中还收有几篇作者谈创作体会的文章，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剧本的理解。

## 目 录

- 文从心底出 戏自生活来  
——《千古佳话》序……………李振玉 (1)
- 李 冰…………… (13)  
- 附：歌赞“中国的脊梁”  
——谈《李冰》的创作…………… (98)
- 卓 文 君 …………… (131)  
附：颂传统美德 传千古佳话  
——谈《卓文君》的创作…………… (211)
- 皇权与爱情…………… (223)  
附：塑造典型人物 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  
——谈《皇权与爱情》的创作…………… (291)
- 历史的选择…………… (302)
- 钱皇后的酸、甜、苦、辣…………… (360)

# 文从心底出 戏自生活来

——《千古佳话》序

李振玉

—

陈泽远同志是我熟悉的四川剧作家之一。他长期在基层工作，自觉遵循党的文艺方向从事创作，长期坚持深入生活，钻研历史，勤奋刻苦，默默劳作，孜孜不倦地在艺术园地开掘、追求。三十年的笔耕生涯中，他改编、创作（包括与人合作）了三十多部（集）内容形式不同、大小不一的川剧、话剧、电影和电视剧本，还发表了各种文章达数十万字。他的作品在弘扬成都平原的优秀历史文化，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因此，有人称他为“乡土作家”（见曹积三：《人民没有忘记他——〈李冰〉在都江堰》，刊《大众电影》1984年5期）。这称呼是很贴切的。但据我所知，他不是成都坝子上的人，而是川南的夹江县人，1937年出生在该县甘露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小时候在本村的祠堂里读过几年私塾，四川解放初的1950年上初中，毕业后，在夹江县从事教育和青年团工作三年半，以后又考入重庆西南师大历史系读书，1960年秋天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原温江地区都江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从此开始

了他的职业创作生涯。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陈泽远成长在新社会，是新中国培养、哺育出来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总是以一种强烈的翻身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来对待学习和工作。他五十年代在夹江工作时就曾被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55年刚满1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进大学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从他读三年级时发表的《百年来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见“西师学报”1959年4期）等长篇文章看来，他确实学得不错。他的业余兴趣也很广泛，喜欢戏剧，也创作过诗歌、散文，还为历史系的业余演出写过歌词，编过小话剧。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专业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泽远分配到温江地区之后，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把它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原温江地区十四县构成的成都平原，是都江堰自流灌区的腹地地带，号称“天府粮仓”，是蜀文化的摇篮。鱼凫和蚕丛的传说、望帝化鹃、李冰治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都产生在这里；历史上许多著名文人学者如扬雄、常璩、杨升庵等，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彭家珍（辛亥革命烈士）、王光祈（社会活动家、音乐家）、车耀先（革命烈士）、王丙章（爱国将领）、刘文辉（起义将领），以及著名戏曲艺人魏长生、康芷林、贾培之等等，也都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建国以后这个地区变化巨大，引人注目。无论是历史生活还是现实生活，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当时，这个地区的党政领导也很重视文化艺术工作，办剧院、兴艺校，在培养文艺人才方面做了不少踏实的工作。主管文教的宣传部长马力是位老同

志，原是“鲁艺”晋察冀分院的学员，艺术剧院院长徐世堂也曾是老区“七月剧社”的成员，他们熟悉业务、爱护人才，对陈泽远关心培养，这就使他的创作才能得以施展和发挥。开初，他主要是搞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作为参加戏曲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他能虚心向老艺人学习，与他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合作，加上这时他只有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无家庭拖累，常常是夜以继日地笔耕不息。从1960年秋到1962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执笔改编、创作了《青儿报仇》、《花田错》、《卧薪尝胆》、《楚霸王之死》、《李冰治水》、《护花鸟》等戏，全部搬上了舞台。1963年春他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农村生活，住在农民家里，从事现代戏的创作。他所在的剧院下属四个团，其中有戏曲剧团和话剧团，根据当时的需要他既写川剧本，也写话剧剧本，从1963年春到“文革”前夕的1966年春天，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包括与人合作）《菜地上的风波》、《仙姑入笼》、《镰刀记》、《金钥匙》、《两相帮》、《春风杨柳》等现代题材的大小川剧和话剧剧本八个。196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到四川组稿，选中了当时正风靡全川的《金钥匙》一戏，开拍前，因改编剧本之需，他随演员一起，到长影工作了两个月，把这部戏搬上了银幕。第二年春又应上海一家电影厂之约，将大型话剧《春风杨柳》改成电影故事片。《春》剧因“文革”兴起而告吹，但从此陈泽远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文革”一开始，他的许多戏都被打成毒草，人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剧团撤销成立宣传队之后，他曾被弄到灌县（现名都江堰市）离堆公园内烧过一段时间的开水。在那困难的日子里，他没有绝望，悄悄地对

李冰修建都江堰的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研究。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拿起了笔，首先便开始了电影剧本《李冰》的创作。该剧搬上银幕之后，他又陆续写了几个剧本。八十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搞电视剧本创作。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创作了故事片、风光片、专题片等各种形式的电影、电视剧本10部20多集。作为在文化系统工作的编剧，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放弃自己钟爱的舞台剧创作，这些年他在创作影视剧的同时，也先后写了三个小戏，三部大戏。有的影视剧本是根据他自己创作的舞台剧改编的，如电视剧《钱皇后的酸、甜、苦、辣》就是如此。他成了名符其实的“多棲”剧作家。

## 二

收集在本书里的五部剧本，是作者“文革”之后十年来的劳动结晶。五部作品，内涵不同、风格迥异，都有不同的美学价值。《李冰》气势恢宏，热情歌颂了战国时代蜀郡郡守李冰强烈的事业心和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献身精神。该剧生动地塑造了李冰“外柔内坚”的鲜明性格，评论家称影片具有“庄严、沉重的历史感”（见《大众电影》1984年4期易洪斌文），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悲壮史诗”（见《长影新片简讯》1984年2期《记彩色故事片〈李冰〉的一次座谈》）。我以为这样的评价符合实际，并非溢美之词。《卓文君》是一曲绮丽纤秣、真挚感人的古代爱情抒情诗。作者热情地赞颂了文君、相如忠贞不渝的爱情，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美好的情操和心灵。《皇权与爱情》一剧则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的气势，给人以阳刚之美的感受。剧作多方面地描绘了张献忠的复杂性格和他思想的二重性，揭示封建专制皇

权思想的毒害，是导致张献忠悲剧的历史根源。这就使剧作有了深沉的内涵。《历史的选择》采用严谨的纪实手法，热情地赞扬了刘文辉、邓锡侯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毅然率部起义的正确选择。该剧的一些场面和细节写得不错，尤其注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如蒋介石、张群就写得颇有特色。遗憾的是其他人物挖掘得不深。这部戏由于人物多，事件纷繁而又缺乏艺术的概括集中，以致给人以图解历史过程的感觉。看来，作者写这部作品不如写前三部古代题材的作品那样放得开，那样挥洒自如，影响了剧本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反映当代基层艺人生活的《钱皇后的酸、甜、苦、辣》很有地方特色。作者塑造的钱玉香、李直夫、周小青、董局长等人物栩栩如生，维妙维肖，整个剧作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亦悲亦喜的艺术氛围中，人们可从戏剧小舞台看到社会大舞台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急速变化；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生活激流中，基层戏曲工作者的不同心态和追求，他们的拚搏和奋斗，他们的困惑与探索……这部作品为了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作者采用了纪实手法，这样就给人以冷静客观叙述的感觉。但作家是有倾向性的——那就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在商品经济、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深沉忧思，作者满怀激情地针对前些年戏曲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错误思潮的影响，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等一些重大的发人深思的问题。这部戏的话剧稿早在1985年写成，发表于1986年，可见作者观察生活的敏锐。这也是作者坚持文艺创作贴近现实生活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 三

关于历史题材创作，当前文艺界正在讨论如何拓宽创作路子、克服创作中的一些畸形现象、促进更多优秀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诞生的问题。我想结合这部书里的《李冰》等作品就此谈点个人意见。

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一些好作品，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也不必讳言，前几年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遭到否定，创作上“非历史化”、“表现自我”的错误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甚至一些糟粕、歪曲祖国历史或格调低下的“作品”，得以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我们的银幕和屏幕；而一些真正好的、健康的作品则得不到宣传和肯定。这是值得认真记取的教训。

《李冰》、《卓文君》、《皇权与爱情》之所以能达到较高的艺术旨趣和品位，我认为从总的方面看，主要是作者抵制了错误的创作思潮，坚持了正确的创作方向，走正了创作的路子。尽管这三部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只要仔细阅读，就会感到作者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是花了大力气下了苦功夫的。剧本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我们民族的光辉历史、民族的崇高精神、民族的传统美德由衷的热爱，我们从中还可感受到作者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作者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水利工程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和把握、处理历史题材的高度综

合能力。作者以史家范文澜的诗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坚持对所写的历史题材的方方面面作“寻微索幽”的研究。他对所写的历史人物都怀有真情实感，对所写的历史事件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新的发现，他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锐意向历史的深层发掘，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表现历史的深沉内涵。作者写这些剧本，绝不是为古而古，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是有感而发的。他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写《李冰》就是要歌赞“中国的脊梁”精神；写《卓文君》就是要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写《皇权与爱情》就在于如实地还张献忠在四川的本来面目，揭示封建皇权思想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毒害。这里既有歌颂也有批判。但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表现出时代精神，对今人能起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积极的认识作用与启迪作用。

这些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的时代精神，不是从外面硬加进去的，不是随意歪曲、篡改历史的结果，而是作者站在现实时代发展潮流的高度，运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升华历史精神的必然。据作者讲，他创作《李冰》时，在剧本的立意和“切入口”上曾经颇费踌躇，迟迟不能下笔。是通过写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写李冰兴利除害为民造福的业绩呢？还是通过治水中两种方案之争来展现都江堰水利工程伟大科学性呢？他经过思索，认为这样写都太一般了，太浮浅了，难以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于是，他重新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有关论述，以及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关系的有关论述，并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思想来分析、研究这段历史，这样才获得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最后决定从身为郡守的李冰如何治蜀为立足点，把治理蜀郡与治理水患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治水与治民的冲突来刻画人物、展现主题，揭示历史发展的真谛，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告诉人们：生产斗争、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造福人民和国家的根本，一个已取得政权的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政治统治手段应当因势利导，单纯靠苛法严刑和暴力镇压是不能巩固政权的。这样来处理这个题材，就超越了历史的表层，对历史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深沉的开掘和本质的揭示，这是深邃、隽永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作家明白，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套语，“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而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现实与历史是割不断的。历史本身就蕴含着人类为现在和将来所需的思想（哲人称之为永恒的东西），把它发掘出来，加以提炼、升华，对今人就有教育、认识、启迪、借鉴作用。作者很早就写过文章，赞成茅盾同志这样的一种观点：“我们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反映了历史真实，就是对人民进行了正确的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见陈泽远《杂论史与戏》一文中的引语，刊《四川文学》1962年6期）真实是艺术作品的生命。作者牢记列宁的教导，“卓绝地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刻意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从主题的确立、人物的刻画，乃至细节描绘，都非常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具体性。这，构成了作者史剧创作的又一鲜明特色。前面说的《李冰》主题思想的确立，就是作者在历史唯物主

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客观历史生活的自身中挖掘出来的。历史的事实是：秦灭蜀是新兴封建制对落后的奴隶制的胜利。但是，秦国在蜀地推行、发展、巩固封建制的统治，却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当中进行过上层建筑的改革（废封国实行郡县制）；从秦国大批“移民”到蜀地加强统治；还进行过多次暴力镇压，但未解决根本问题。宋朝人郭允蹈在《蜀鉴》一书中说：“秦人取蜀，以王其亲子弟，三而卒，皆杀之，历三十二年而始定。初，置守张若而定黔中，继用李冰而始平水患，蜀自是安宁……”这段评述客观、公正，符合事实。原来，成都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在岷江未治好之前，常闹水旱灾，低的部分常遭水淹，高的部分又常闹旱灾，因此，古代人称成都平原为“泽国”，“赤盆”。由于水旱连年，弄得民不聊生，人民生活不下去，自然要铤而走险。因此，秦灭蜀后的前几十年间，蜀地局势一直很不安宁。奉行“法家”信条以“苛法严刑”维持统治的秦国封建新贵们，虽然采取了如上所述的各种统治措施和手段，都未能保持蜀中社会的稳定。李冰修成了都江堰后，解决了水灾和灌溉问题，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农业生产，使水旱连年的“泽国”、“赤盆”成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这样，“开阡陌”“废井田”，使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才得以最后在蜀郡确立和巩固，动荡不安的蜀郡社会才得以“自是安宁”。历史证明：单靠暴力镇压是既不能维持统治也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好：“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只有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经济情况的改变以后，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由于斗争随后来了政治状态的改变。”李冰任蜀郡郡守后，一上任就坚持

“治蜀先治水”，这就抓住了发展蜀郡封建经济、安定民生的主要社会矛盾，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唐代大诗人岑参歌赞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始知秦太守，伯禹亦不如。”这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生活（现实的、历史的）通过作家头脑的艺术反映。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要通过作家创造的艺术真实来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即使想象和虚构也要以客观的历史为基础。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重现已逝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图景，就只有借助于直接记录历史生活或间接反映历史生活的各种史料了。史料多种多样（有文字记载、口头传说、考古发掘），而又真真假假，这就要求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鉴别、研究史料，以达到“沙里淘金”的目的。郭沫若强调：“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陈泽远在创作实践中正是这样要求自己，并这样做的。写李冰，他断断续续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他不仅阅读了古人、今人有关李冰、二郎和都江堰工程的各种书籍数百万字，而且沿着李冰治水的足迹，去搜集有关他治水的传说轶闻。他研究李冰和都江堰，先后发表了《如何评价秦王朝在蜀郡的三次镇压》、《李冰治水的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和《论都江堰的修建与李冰的历史功绩》等学术论文，都有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还整理了《李冰访贤》等民间故事。他曾被邀请参加过两次都江堰学术讨论会，他的论文，受到了省外的水利史专家、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好评。他谈《李冰》创作的文章和剧本均收进了《都江堰水利志》一书中。

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要具有把历史变成艺术的基

本功。这种基本功表现在把历史事件艺术化和把历史人物典型化。如前所述，陈泽远极为重视对历史真实的深刻把握，但他在《李冰》等剧作中，不是去简单地复述历史事件和演绎历史过程，也不是让人物代作者立言去空讲历史的真理，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展现历史的真实。他的这三部作品都有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皇权与爱情》反映了大西朝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其中发生的几次转折事件都是通过张献忠与陈蜀凤的爱情纠葛体现出来的。《李冰》中“治水”与“治民”的事件，是通过“重用王绲”和“杀掉王绲”的艺术冲突来表现的。作者十分重视塑造典型人物，并善于通过复杂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构成了作者史剧创作的又一特色。拿《李冰》来说，李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化、大转折的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虽有矛盾，但这两个剥削阶级在“役民”“使民”、镇压劳动人民方面又是一致的。都江堰的修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水利建设上一次承先启后的伟大科学实践。科学与迷信誓不两立；创造性的科学实践与桎梏人们思想的专制主义水火不容。“能知天文地理”的李冰，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从“民为贵”“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出发，率领民众，招罗蜀中有识之士，进行科学治水，就必然会与奉行“敬天保民”愚弄人民的奴隶主阶级产生对抗，也会与奉行绝对君权“严刑峻法”的地主阶级法家信条产生冲突。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生活中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而是放手地展开它、揭示它，并在矛盾斗争中着力描绘李冰的形象。复杂的矛盾，需要高度的概括和集中，才会有层次、有深度。剧本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士子王绲

身上，通过他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卷进了矛盾的漩涡之中。王缀是作者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塑造的一个具有崇高品格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他是蜀中罪臣之后，但这是一件冤案。由于秦对蜀郡的三次镇压，造成这样的冤案是完全可能的。李冰刚一到任就遇到了这件事关治水与治民的大案子，这一下子把他推到了矛盾的尖端，于是围绕王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较量。剧本通过“释缀”、“沉江”、“功亏一篑”三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不仅深刻揭示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并且出色地完成了李冰这一古代光辉英雄形象的塑造，使人看后肃然起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剧本的结尾是悲壮的。大功告成以后，在“功追神禹”的欢呼声中，传来李冰夫人逝世的噩耗。封建社会中士人追求的封妻荫子，此刻，成了李冰沉痛的感叹。他谢绝了御史大夫的许诺和封赏，转身登车而去，到民间去继续治水。这样处理不仅使李冰的思想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符合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而且含义深远，它形象地告诉人们：事业上的巨大成功，是要付出重大的牺牲才能换来的。

1990年7月 于北京

# 李 冰

巍巍玉垒山，滚滚岷江水……

旭日东升，古老的都江堰渠首工程——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宝瓶口在朝阳的映照下，雄伟壮观。

旁白：“古堰名字内，浩荡整山河！都江堰，你是我们伟大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你经历了千秋风雨，至今仍造福人民！”

玉垒山间的二王庙。二王庙三字熠熠生辉……

旁白继续：“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发生在秦昭襄王统治的后期，距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 第一章 王命在身

### 1

庄严、肃穆的钟鼓声中，镜头拉开——



巍峨的咸阳宫。玉阶炳焕，铜鼎生辉，仪仗煊赫，气象森严……金殿上，冕旒华袞的秦昭王正临朝决政。朝见的大臣们，峨冠博带，分左右班坐于绣垫上。

御案前，一锦衣宦官手持帛书，跪在地上尖声念道：“汉中郡纳赋千万斛，战车十万乘，甲冑十万副。北地郡纳赋五百万斛，战马千匹，甲冑千副。陇西郡纳赋八百万斛，战马万匹，战车万乘……”

秦昭王“啊”了一声，掉头望着左班列首的范雎丞相，异常兴奋地说：“陇西这样的不毛之地也能纳赋八百万斛啦！”

“是的！”白发苍苍、豁达大度的范雎笑着应道：“大王！只因李冰治好了陇西的水旱。”

“唔！李冰！”昭王捋须沉吟：“蜀郡呢？蜀郡今年好点吧？纳赋多少？”

范雎：“大王，蜀郡今年也不会好的！”

群臣惊讶，面面相觑。

甬道上，巨颡深目，身躯肥胖的御史大夫匆匆走来。他手持羽书，面有忧色，快步上丹墀，趋身昭王，伏地禀奏：“臣启大王，蜀郡数月不雨，仕子王缀妖言惑众，民心不稳。此有羽书，请大王圣裁！”双手举起羽书。

一宦官走过去，从御史大夫手中接过羽书，恭呈于昭王。

昭王展书细览，须臾，抬起头来，只见他双眉紧蹙，焦虑中带着怒气：“寡人行将兵出潼关，问鼎中原！蜀郡地广人众，不能为朝廷尽力，反而羽书不断，报警不息！不是天灾，就是人祸！”说着愤愤地在御案上拍了一掌：“哼，郡